

赏国画雅致笔墨 知作者悠然心境



高天作品《威镇天东》



高天的小幅山水画



王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王征山水画巧变多形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春色满园,生机勃勃。偶然踏入收藏品市场三楼一家画廊,满墙装裱的国画肃穆、沉着,却又千姿百态、气韵生动。即便从未鉴赏过国画,在打开新视界的那一刻,充满焦、浓、重、淡、清的五色变化,墨色入纸的千姿韵味,以及线条灵动的相持碰撞,都在我眼中璀璨生花。

“尽情欣赏,只要觉得舒服,你完全可以将自己沉入画的意境中,会欣赏是一种能力。”店主王新法娓娓道来。这些国画,是他近些年收藏的珍宝。从收藏第一幅国画开始,王新法始终保持一种谦逊的学习心态:国画体现文化修养,会收藏更要学会欣赏。

忠于热爱

在王新法眼中,画家用一支笔便能染红尘、描世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王新法依稀记得,十七八岁时,早已出师成为油漆工的他,已经带了六七个徒弟。每天与五颜六色的油漆相伴,或许启发了他对艺术的理解。“当时,有个朋友喜欢书画,家里收藏了很多好的书画作品,见得多了,我也喜欢上了。”王新法回忆。1988年,毛头小子的他收藏的第一幅国画来自民国时期,是一幅印刷山水画。

“一开始不懂画,只会浅显地欣赏,感觉有些力不从心。”王新法坦言,那时他只敢买一些小画欣赏。1991年以来,王新法一边为了生计奋斗拼搏,一边为了书画学习与积累。空闲时,他乐于自学书画鉴赏书籍,与书画老师分享鉴赏经验,自己摸索其中的门道。他用勤学与积累,保持着对

独具慧眼

收藏并鉴赏国画,是一条需要沉下心来走的漫漫长路。国画的题材多种多样,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而王新法的收藏并不局限题材,而更看重国画的笔法、气韵、线条、构图等方面的和谐融合。30年来,他收藏的国画已装满几大箱,足有几百幅。

“古代的优秀国画作品是国家的瑰宝,只适合远观,平民百姓收藏不起。”王新法说,庆幸的是,在漫长的收藏道路上,他结识了近千名现代画家,收藏了许多画家的优秀作品。

站在一幅长约3.8米的山水画前,王新法的眼光始终离不开画中那轮似远非远的太阳。这幅名为《威镇天东》的山水画,纵深感极强,近看一棵松挺拔,往远看层峦叠嶂,小桥流水灵动写实,最远处晨曦升起,雾散天光。该作品出自现代画家高天之手,他1951年出生于山东,是北京天坛书画院副院长。王新法与高天相识于2005年,因欣赏高天山水中独特的气韵,王新法连续六七年收藏高天作品达几百幅,其中最长的有一幅有100米,总价已过千万。

“云散了,光辉把老树的枝叶染得金黄,这老树瞬间变得精神又有活力,整幅画让人感觉放松又舒服。”高天的另一幅《东海旭日》也让王新法着迷。细数墙上的高天作品,有的太阳露出半个头,有的太阳被云雾环绕,有的日出雾开云散,虽然都是山水画,意境却

修身养性

优秀的画家并不局限于对山水的描绘,而是在创作中加入对山水的理解以及文人自身心境的描绘,让作品呈现出的意境从精神层面融入生活,犹如水中滴墨缓缓散开,由此感知画家的人生追求。来自台州温岭的中国画家王征擅长中国画及壁画,曾在部队里担任美术员,是极具学院派特点的画家。他擅长人物,涉猎山水、花卉,作品范围很广。

艺术世界是人类情感的世界、体验的世界,艺术作品更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王征工写兼擅,作品巧变多形且风格飘逸,真的出其不意啊。”王新法收藏的几十幅王征作品中,涵盖了各种人物画与山水画。其中两幅山水画,松树上缠绕着粉色、黄色的花藤,岩石之间草木繁盛,工笔与绿、

自学国画鉴赏

这份热爱的新鲜感。2006年以来,基于逐渐成熟的鉴赏经验,王新法的国画收藏也越来越多。

艺术离不开生活。山水画起步于人物画之后,从人物画中孕育而生,魏晋南北朝开始独立并兴盛。王新法认为,古人国画水平高,与当时画家的学问、创作环境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民不聊生,许多文人学士为了躲避政治上的倾轧选择归隐,如陶渊明、阮籍就选择隐居山林,吟诗作赋,山水诗、山水画也应运而生。

字也好,画也好,墨要沉得下去,笔法要灵动;好的书法是刚柔并济的,字是活的,每一笔都会有变化;好的国画是神形兼备的,是收放自如、炉火纯青的……对书画的鉴赏,王新法有着独特的领悟。他认为,越优秀的画家,对古人的领悟越深刻,越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其画作越有“古”味,水平越高。

收藏百幅作品

截然不同,颇有情趣。

在王新法收藏的作品中,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花鸟画。《国色天香》的牡丹、《富贵满堂》的牡丹,同样是牡丹却生长出不同的姿态,有的花开正艳,有的花苞深藏。“会画牡丹的人很多,却少有人能画得这么活灵活现。”王新法说。

这几幅牡丹,出自山西西画家吴耀文之手。让王新法敬佩的,不仅是吴耀文的画作,还有画家的品格。13岁时,吴耀文因意外失去双手,却因爱好画画,30年来在艺术长河中顽强拼搏,超越身体极限,成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创造了人生与艺术的奇迹。“他在艺术上师古人亦师造化,工笔、写意兼善,以书画的形式表现了一种独到的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王新法收藏了七八十幅吴耀文的作品,他觉得能静下心来创作的画家,其作品也拥有别样的品格与价值。



吴耀文作品《富贵满堂》

寻觅艺术共鸣

黄、粉色彩之间互不干扰,笔法炉火纯青,充满一种生机盎然的意境。

此外,王征的许多作品将重点放在女性形象上,笔下的女性美丽、单纯、健康,画面清新洁净,让人心仪。一幅名为《东方神女》的画作中,一位手托下巴、身着红色旗袍、对着待放的荷花出神的女子,神态逼真,妆容透彻,将女性形象描绘得落落大方。

“好的作品是越看越舒服的,赏画是修身养性的过程,自然美才是真的美。”王新法对国画作品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书画收藏仅靠热爱是不够的,还需要经年累月、持之以恒的鉴赏与学习。他深感,近些年来,社会上对书画作品的炒作层出不穷,许多优秀的作品却无人问津,所以要坚持提升自我鉴赏能力,去发现好作品,收藏好作品,寻觅艺术上的共鸣。

藏品赏析

昌化鸡血石 线刻肖像《黄仁廷将军》

作者精选黄软地昌化鸡血石原石,依据鸡血石的血脉走向,保留了大片红色,展现血色层与表层的衬托与反差。在正面无血质地上设计线刻了黄仁廷将军肖像和代表万古长青的黄山松。

精雕细刻中,将军肖像神形兼备,亲和透着威严,庄重不失慈爱,目光坚毅有神,老红军的气质油然而生。大片红色如红旗猎猎,如万山红遍。在鲜红旗帜中有将军血染风采,有将军丰功伟绩,有将军坚定信念。挺拔青松既寓意将军浩气长存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

在昌化鸡血石原石的背面,作者用小楷篆刻了黄仁廷将军生平简介,字字有力,笔笔生情,以此缅怀开国将军的丰功伟绩,传承将军的革命精神。

肖像、青松、红旗交相辉映;美石、线刻、篆文浑然天成。这就是钱高潮大师的精心之作,也是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献给共和国开国将领的崇高敬意。

语石



《黄仁廷将军》(正面)

收藏知识

书画同源: 中国画中的“线条”

在中国画中,线条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形成中国画风格的重要因素。线条绘画的发展由来已久,却也曲折多变。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产生的彩陶器上,原始社会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学会使用线条和颜色作为造型的媒介,或用颜色涂染形象,或用线条勾勒其轮廓。如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于陶器的表里用红、紫、黑三色画动物形(犬、羊、蛙等)或几何纹样,这些图纹都是通过软笔手绘线条这一媒介来表现的。

从战国时期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中可以窥见早期的线条表现方式:一线独行,线条有力,顿挫曲折而富于节奏的起伏变化。帛画中描绘了一位凡间贵妇在神灵引导之下魂灵升天的场景,寓意性地绘出天、地、人三界,神话灵物游弋于天地之间。简单、直率的线条寥寥几笔勾勒出主体人物,画面造型简约、抽象却又很生动,真实地反映出古代社会丧葬思想的发展状况。这些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幻想情景,是无法用写实手法表现出来的。倘若借助于西画手法中那样的空间光影、肌理实感,未免太过真实,不具备感召力和令人产生无限联想与崇敬的功能。这就是中国线条的魅力,它令幻象存真于画面,绘画中的线条是人们由具体形态轮廓抽离出来的抽象事物,是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的完美结合。

历代画家在线条的表现方法上积累了极其宝贵而又丰富的经验。北宋李公麟擅长白描手法,线条简练,以提按、轻重、转折、回旋的手法,概括出了马匹的不同特征以及人物的不同风貌,形神毕肖,用笔明快、简练、朴实、优美,以顿挫之“春蚕吐丝”为基础,以吴道子“吴带当风”为骨干,形成了含蓄有力、婀娜的白描风格,成为我国画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师。20世纪画家李可染的《午困图》,人物造型古朴生动,湿笔染成的色块与枯笔线条重叠在一起,互为衬托。画家用线条描绘物象,传达自己的思想。不同画家笔下也会出现不同的用线特征,或刚健、或苍老、或古朴、或厚重、或飘逸,表达出各自的内心情感,使人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

在中国画的技法中,对线条的粗细疏密、墨影的浓淡层次以及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极为讲究,其基本技法大致分为六种,十八描就是其中之一。十八描指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描绘方法,明代邹德中的《绘事指蒙》中,载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即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混描、曹衣描、钉头鼠尾描、撇头钉描、蚂蝗描、折芦描、橄榄描、枣核描、柳叶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枯柴描、蚯蚓描、行云流水描。这些线描的用笔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游丝描类:行笔慢,多以中锋出之,压力均匀,线性始终如一,变化较少,铁线描、曹衣描、琴弦描皆属于这一类,其代表画家为顾恺之。二是柳叶描类:行笔快,变化多,压力多在线条的中段,枣核描、橄榄描、行云流水描均属之,其代表是吴道子。三是减笔描类:其特点是行笔快,多用侧锋,与纸面摩擦压力大,压力多集中在在线的一段,而又由线到面,线性变化大,竹叶描、枯柴描等皆属之,梁楷最喜用此法。

线条是中国画的灵魂,而线条的源头在书法,所谓“书画同源”。张彦远就曾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里极力强调书画同体的关系论:“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是也。”可见古代从事艺术研究的学者和文人们何其看重书法与绘画的关联,多次重申书法的重要价值。他又言:“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由此可见书法用笔、笔力遒劲是一幅妙品的重要元素,书法用笔在作品中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观点,元代画家兼书法家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题诗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亦点明了书画同源的道理。谢赫亦在其“六法论”中,首先提到“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中国画中的线条借鉴书法用笔,赋予力度美感,因需布置,表现“骨力气韵”“笔墨情趣”,讲究力量的控制与虚实运转,如锥画沙、屋漏痕这些熟知的用笔方式。

通观中国画之线条,有长短、曲直、刚柔、虚实、方圆、疾缓等变化。曲直对比是指线条运行过程中方向变化的灵动性。直线呈刚性,曲线呈柔性,两者若合理搭配,则会使画面刚柔兼备。在用笔转折的表现上,转则圆,折则方;只方不圆则安生圭角,只圆不方又会造成线条柔弱无力。疾缓是指行笔速度的快慢,行笔速度快,线条易率意;行笔速度慢,线条易厚重。行笔过程中,急与缓的用笔变化会增强画面的节奏感。线条的走势、节奏、穿插、体积、力量感、动感等,都能通过用笔的变化体现出来。

据《中国艺术报》